

嵩溪古村慢时光

徐永华/文 陈峰/摄



与面朝大海、气候温和的舟山相比，金华浦江的冬天显得格外凛冽。然而，寒意并未阻挡我们对即将抵达的景点的好奇心和探求欲。我们在浦江当地美女导游倪导的带领下，兴致盎然地踏入了白马镇嵩溪村。

村口，一座高大的白墙黑瓦门亭横亘眼前，左侧的圆形拱门上书“栖云处”，右侧的方门上书“临水轩”。穿过拱门，红色匾额“宛在中央”映入眼帘。我马上用手机查了一下，原来“宛在中央”出自《诗经·蒹葭》的诗句，意为嵩溪村坐落于明、暗两股溪流的怀抱之中。

看到眼前那青山环绕、溪流穿村，我想嵩溪村的先民们之所以会选择此地建村，想必是看中了这里的绝佳风水。

走进村中，眼前是一座古朴庄重的徐氏宗祠。宗祠内有一座高两米、四方飞檐翘角的古戏台。近些年，到古村落见过许多古戏台，通常不让游客登上戏台，而这座古戏台没有此规定。我沿着木梯登上戏台，巡视四周，闭上眼睛，仿佛听到锣鼓喧天，看到生旦净末丑渐次登场，台下的看客们喝彩连连……那一瞬间，仿佛与古人同在，感受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。

一阵雄浑的钟声传来。循声而去，看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正在撞击一口大钟。我也忍不住用钟杵撞击大钟，撞了几下后，感觉似乎不妥，便往最里屋走。屋内，一位衣着朴素的50多岁大叔正用毛笔在信封上挥毫书写，其他几位村民则在摆放桌椅。询问得知，他们正在为村里的传统仪式做准备。

游览的路线是沿着暗溪进入村中，再沿着明溪回到来时时的村口。倪导提醒，万一我们有人在村子里迷路了，也不用慌张，只要看到明溪，沿着溪流走，就能顺利出村。

暗溪在脚下流淌，有时在路下方，有时在村民的房屋下面。这些用石头垒砌的暗溪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可供村民取水、淘米洗菜的口子。

嵩溪村地处三面环山之地，土地宝贵，这里的先人们为了充分利用土地面积，就在溪上建拱桥，桥上修路建房，还有“旱能灌、涝能排”的水利功能。听完介绍，我们一行人纷纷感叹古人的智慧，竟如此巧妙地融入了居住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
路过一座较大的院落，看到院内铁架上悬挂着一块块硕大的腊肉正在晾晒。据介绍，嵩溪村的腊肉都是采用古法腌制，选择当地土猪的整块五花肉，抹上花椒盐，等待二十几天，盐充分吸附后，再泡入山泉水，用清水洗净，晒够15至20天的太阳，便能得到一块肥瘦分明、色

泽光润、香味融进肉里的完美腊肉。同行的一位伙伴也买了一块腊肉，包装好后准备带回家品尝。

沿着暗溪行走，听倪导边走边给我们讲解。嵩溪村的村民有着千年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：早上取饮用水，中午洗衣洗菜，晚上洗浴，而粪桶等秽物必须去村外清洗。这严明的村约村规，反映出村民们的淳朴与善良，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。

听闻此言，不禁想起此次浦江之旅期间，在参观一万年前的“浦江上山文化遗址”时，就已经感受到，这块土地上的祖先们，从洞穴里来到浦阳江边，开启了人类稻作文明的起源。而嵩溪村，也正是这种古老文明的延续与传承。

沿着暗溪一路往上走，看到许多房屋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。倪导说这些石头大多取自村后的山上，是烧石灰剩下的废渣。经过高温煅烧后，这些废渣便成为村民砌墙的好材料。其实，我曾在舟山的东极，看到过当地渔民居住的房子也是用岛上的石块垒砌而成。

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，许多游客纷纷涌入一户村民家里。原来游客们都在围观通体乌黑的大鳄龟，几位胆大的女游客还用手轻轻触摸鳄龟的背部。尽管已入冬，但这只鳄龟并没有冬眠，正趴在院子里的鹅卵石地面上。听这家养殖鳄龟的老伯说，这只大鳄龟是早些年买的，现在已经有7斤多重了。夏天时，它还会自己从栖居的水槽里面爬出来，经过院子到屋里找老伯去讨要食物吃，非常有灵性。

沿着暗溪走到尽头，左转便来到明溪。漫步在嵩溪的石板路上，满目都是岁月镌刻的痕迹。有明清的建筑、高大的马头墙，以及各类建筑上的浮雕、楹联、名匾、石雕等，结构精巧，古朴而典雅。

行走在嵩溪的古宅巷弄间，不时会碰上一些老年村民，他们有的静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有的在打牌，还有的在冬日暖阳下聊天。这种宁静让我感觉时光也慢了下来。在巷陌里晃悠时，偶尔还会碰到小狗和小猫在相互追逐，还有那可爱的鸭子在溪里觅食嬉戏，都为这个古老的村落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。

游览结束，我在村口又仔细看了嵩溪村的介绍。嵩溪村徐姓最多，村子文人辈出，村民几乎人人都会谈诗作画，还是浦江县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。

对于金华，我了解更多的是闻名于世的金华火腿，还有从“鸡毛换糖”摆地摊起家发展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，再到没有矿却成为世界五金之都的永康。而此次在这群山环绕的嵩溪古村落，我有幸聆听时光的低语，感受岁月的沉淀，为心灵觅得了短暂的宁静与幽然。

生活滋味

只为一杯好茶

谷均

春天一到，我心里便开始惦记那口新鲜的普陀佛茶。我这人喝茶不挑，啥茶都能喝出味道来，也从没因为喝茶睡不着觉。不像我那些朋友，有的胃寒喝不了绿茶，有的喝了普洱茶就睡不着觉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茶并不常见，记忆中只有花茶。那时，人们还没有“有效期”的概念，家里的茶一放就是好几年，根本喝不出好坏。毕竟当年经济条件有限，哪有闲钱和闲工夫去讲究喝茶呢？

1993年，我去海南工作，因为工作原因才真正开始接触喝茶。海南是个包容性极强的地方，五湖四海的人汇聚于此，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喝茶习惯。海南人热衷于喝早茶，尤为讲究“一盅三件”。他们常用铜壶或者铝壶泡茶，再搭配上肠粉、虾饺、叉烧包等精致点心。从早上八九点钟起，人们便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悠然自得，这一吃常常就能持续到中午。好多公司和家里都摆着那种漂亮的红木茶海，既能泡茶，又能当装饰品。在我们公司，有一位同事对喝工夫茶很有讲究，他泡茶时的“关公巡城”“韩信点兵”，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，可讲究了。现在工夫茶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，看他泡茶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这些年，我喝过几款让我忘不了的好茶。比如杭州的龙井、六安瓜片、黄山毛峰、祁门红茶，还有安化黑茶、白毫银针等。2018年，福州的亲戚给我带了几盒存了十多年的铁观音。我当时还寻思，这茶放这么久，不会过期不好喝了吧？结果一用开水泡，好家伙，那茶香一下子就散开了，满屋子都是香味。味道醇厚得很，比我父亲做的老酒还让人回味，到现在想起来，嘴里还留着那股香味呢。

还有一次，我去定海的朋友家做客。我这朋友是个工厂老板，特别热情，拿出一斤上万元的好茶招待我们。他说：“茶这东西，价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情谊。”喝了那茶，浑身都舒坦，后背还微微出汗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还有一回，在朋友的朋友家，主人用存了好些年的普洱招待我们。从一个古朴的盒子里拿出一粒黑乎乎的茶膏，别看它个头小，泡起茶来可厉害了，泡了好几次，茶汤还是那么浓，时间真的给这茶添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
我一直觉得，泡茶的时候，水比茶叶还重要。2021年4月，我去普陀领奖，结束后，普陀作协的陈桂珍主席送了我两小罐普陀佛茶。我就想着，来都来了，去普陀山逛逛。爬山之前，我在山脚下一家小饭店吃饭。正吃着，服务员端来一壶茶，我一闻，那茶香特别清新。喝了一口，茶汤又清爽又好喝，茶香在嘴里散开，感觉整个人都被这杯茶给治愈了。一问才知道，这茶是用山上的清泉水泡的。我这才明白，好水和好茶搭配在一起，才能把茶叶的味道完全发挥出来。普陀佛茶长在这海天佛国，有云雾滋润，还有海风轻抚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还有一回，我和家人去内蒙古旅游，听说几十里外有个神奇的泉眼，就想去取点泉水泡茶。10月的内蒙古，戈壁上的草都枯黄了，我们的车在大地上开着，显得特别孤单。找了好久，终于来到阿尔山，那里水草茂盛，还有好多水鸟在飞，跟周围光秃秃的地方完全不一样。走到跟前，看到阿尔山边有口泉井，叫圣水奇泉。水从五里泉的中间冒出来，离泉水有两米多远。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们找了根长长的树枝，在上面绑了个矿泉水瓶，两个人扶着树枝，好不容易才取到了水，再小心翼翼地把水装到塑料桶里。回去烧开泡茶，虽然这水有点硬，不像南方的泉水那么清甜，但是这次取水的经历，我一直都记得。

回想起来，喝茶之事其实与生活水平息息相关。过去，由于经济条件有限，喝不起茶，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去品味茶的乐趣。茶事虽小，却如同一面镜子，映射出时代的变迁。如今，生活好了，我们能够悠闲地坐下来，细细品味茶香，享受这份宁静与美好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好好珍惜这幸福生活，心怀感恩，让每一天都像这杯茶一样，散发出淡淡的、持久的幽香。